



謝君豪自言對於飾演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朱慧恩攝

擇善固執 堅守原則

謝君豪：我一直尊重每個角色



謝君豪主演的舞台劇《南海十三郎》曾獲得「年度經典覆排大獎」。 資料圖片

有一部舞台劇和電影叫《南海十三郎》，有個角色叫「十三郎」，男主角叫謝君豪；而香港有個著名的舞台劇演員，他叫謝君豪，提起他，人們自然想起是「十三郎」。1997年憑同名電影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使原本屬於舞台的謝君豪跳到銀幕上。當年有影帝名銜的加持，理應順風順水，但多年謝君豪彷彿是與世無爭。謝君豪不愛名利？「不要當我是世外高人」；十三郎與謝君豪被劃上等號？「不錯啊，多謝！」「這麼多年來，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戲，我創造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這一點是令我挺滿意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片由香港電台提供

謝君豪的戲路很闊，除了「十三郎」外，對記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電視劇中飾演過一名對下屬很嚴厲的設計師及一個變態的議員，現實中的他又是怎樣呢？對此，我特意在訪問前向認識他的人打聽一番，答案幾乎一致：「無架子」、「好好人」。訪問相約在學校裡，記者早到少許，謝君豪僅比記者遲一步，入到房後，他坐下來便笑對記者說：「點啊，想問咩？」倒是令記者有點不知所措。這些年謝君豪多在內地發展，偶然回港演舞台劇，或客串電影。「好好先生」多年來與排開絕緣，也許不完全是娛樂圈中人，他曝光率也不算很高。「謝君豪很難接近？」記者打趣問。「你咁唔接近過來啊！哈哈！」他說。

尊重每位演員

目前謝君豪主力在內地拍劇，偶爾又會回香港演出，像2015年與劉嘉玲及梁家輝合演《杜老誌》，今年又會演出《小城風光》，擔演「舞台監督」一角。縱然對舞台有深厚的情意結，多年來謝君豪還是橫跨舞台劇、電影、電視，三個角色轉換自如，本來憑着影帝的光環，要「食住個勢上」，紅遍兩岸三地，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卻選擇回內地發展。「演員到內地發展，於我而言是隨緣吧，我認為演員是很開放的，有時也很被動。」最近，香港電台的節目《光影無限 Like—電影》將於10月起播放「許鞍華特輯」，謝君豪受邀口述由許鞍華執導、於1990年上映的《客途秋恨》。雖然謝君豪首次口述電影，但他坦言很快便投入感情，「對於我而言，那些年回內地發展，也是人在客途中。當時回內地發展，不諳普通話，萬事起頭難，感覺就如《客途秋恨》中的那樣。」

多年來，謝君豪演繹過不同類型的角色，宜古宜今，亦忠亦奸，對於接拍角色，他還是忠於一個原則——「最重要令自己心動」。「如果連我自己都不能打動，又如何打動觀眾呢？最起码自己要覺得過癮又有興趣吧！如果連自己都無興趣，我一定無法投入把角色演好。」縱然是演藝界的前輩，直到現在，謝君豪坦言與演員演「對手」戲時，仍十分尊重和相信對方。「演員與演員之間是平等的，他是你的『對手』，你要相信他，接受他，世上無完人，若你不信對方，就是你做得不好。」如此資深的演員仍能保持謙遜，是十分可貴的。「只有相信對方，彼此才能擦出火花，無論對方多糟糕，你也要覺他好。」訪談過程中，謝君豪很愛說笑，但說到這裡，他很嚴肅。

不強求名利
與謝君豪交談，話題還是離不開「十三郎」。演過無數角色，「十三郎」是謝君豪最喜歡的嗎？這問題想必被問過很多遍了。回答時，他沉默了數秒，換掉「喜歡」二字，答道：「最重要的還是『十三郎』。」在《南海十三郎》中，有這樣一幕：當時「十三郎」故意氣走愛徒「唐蔭生」時，說了一句話：「你成日諗住成名，點樣寫得出好劇本？」劇中的「唐蔭生」固然不貪圖名利，現實中的「十三郎」，會視名利如浮雲，還是如泰山？

「我不是世外高人，我不會說自己看淡名利，成名挺好，然而我認為這都是額外的。很少人夠膽說自己視名利如浮雲，但你要明白到名利不是必然擁有的。」劇中的「十三郎」由炙手可熱的編劇，最後落得如此下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嗎？「看你由什麼角度出發，有時是社會造成，有時是自己造成，像『十三郎』，只要他順別人意寫些東西，他就不會無飯開，因為他擇善固執，才碰釘子。」那謝君豪呢，也擇善固執嗎？這次回答時，謝君豪想得更久，然後配以一個情感略複雜的輕笑：「大原則吧！小原則來說我無『十三郎』般執着，否則我已經傻了。我想骨子裡或多或少有這種性格，否則也演不了這個角色，像杜國威先生，他骨子裡也肯定有這種特質，否則他也寫不了這個劇本。」



謝君豪受邀為香港電台《光影無限 Like—電影》的「許鞍華特輯」口述電影《客途秋恨》。

《南海十三郎》於1993年首演，及後又再重演，劇中的「梅仙」已不只是蘇玉華飾演過，而「唐蔭生」也由首演的李偉英換到後來重演的潘燦良，唯獨「十三郎」卻依然是謝君豪。多年來，「十三郎」這個印象，早已深入民心，這一角亦彷彿成了一座難以跨越的大山。「作為一個演員，能有一個角色被人提起，不錯了。觀眾會認為我與這個角色劃上等號，事實上我還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只是『十三郎』的知名度特別高而已。」現實中，謝君豪既尊重與自己演對手戲的演員，也很尊重自己演的每一個角色。「演員的工作就是創造不同的人，觀眾認為我與『十三郎』等同，是歸功於角色塑造成功，事實上，我

覺得自己每一個角色都成功，對我而言，我不要求每個角色都像『十三郎』般爆燈，最起码這麼多年來，不論哪一套戲，我創造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一套想法，我能做到這一點，也是我對自己挺滿意的地方。」

依不同情況處理「眼鏡」

在舞台與影視圈中默默奮鬥二十載，如今的謝君豪，也走過了一半人生，眼前的他，消瘦了，臉龐多了點歲月的痕跡，唯獨那雙深邃的眼睛依舊迷人——深得彷彿用刀子刻出來的雙眼皮，柔和的目光摻雜半點惺忪、

半點迷離。《南海十三郎》中「十三郎」戴的是那種圓框的眼鏡，無獨有偶，現實中的謝君豪也常常戴類似款式的眼鏡，或許是出於個人的喜愛，又或許是出於一份對「十三郎」的情意結。

早在數年前《南海十三郎》重演時，他便對劇中「十三郎」對眼鏡的處理解釋了一番。「當年十三郎深愛的女人說他的眼鏡好看，他便執意戴着，到後來流落街頭了，他戴着那副一邊有鏡片一邊無鏡片的眼鏡，想看清世界時使用有玻璃的一邊，不想看時使用沒玻璃的一邊，而是次到劇情終結時處理的手法則是由以往死也戴眼鏡，到今次索性把眼鏡丟掉，他不再執着，看透一切。」「十三郎」隨年歲增長，他看開了。現實中的謝君豪，面對人生高低起伏，他是如何處理自己的那副「眼鏡」？「我想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需要吧，如果我真的能瀟灑地完全把『眼鏡』脫下，那我應該成佛了。一個人肯定有自身的弱點，會有心魔，有時人是很軟弱的，現實中，我有時依然是固執地戴起眼鏡，有時則假意戴一邊吧，有時也會丟掉，人就是這樣啦！」

寄語學生充實自我

除了演員外，謝君豪亦曾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書，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個學年，他笑言那年很辛苦，但也很開心。「當時既要教書，又要在內地拍劇，星期日乘搭最夜那班回港，然後在飛機上備課，周一課堂結束後便從學校直接去機場飛往內地開工，但我覺得挺開心，學生都很正面。」謝君豪在演藝學院上第一堂課時，

所得到的第一句話便是由毛俊輝所贈的：「演戲就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而這次在浸大教書，他在第一堂便和學生說：「你們好好珍惜這個機會，一個演員可以在鏡頭前向眾人表達自己，向眾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是很難得的，你們更應該要多充實自己，把更多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胡琴演奏家陳璧沁 推廣原汁原味廣東音樂



陳璧沁將在10月15日的閉幕表演中與張敬軒同台演出。 張岳悅攝

二胡這種中國傳統樂器，在年輕演奏家陳璧沁手中演奏得新潮，她常與明星、舞蹈、戲曲和多媒體藝術家跨界演出，將二胡加入廣東流行曲中，又與 a cappella 合作音樂會，形式多樣。但原來在她眼中，創新的形式為吸引年輕人的關注，最終目的是將原汁原味的廣東音樂推廣給更多觀眾。

陳璧沁此次受邀參與新城市廣場的年度音樂盛事「Music In Town」，活動今年以「音樂光譜」作為主題，連續四個星期日匯聚多個國際及本地音樂單位的力量，將音符化成紅色、綠色、粉紅色，使無形的聽覺享受轉化為彷彿看得見的繽紛色彩。在10月15日的閉幕表演中，她將與張敬軒及馬林巴琴演奏者傅貝怡同台演出「粉紅」浪漫。她表示：「粉紅色是紅色和白色的混合體，紅色我會選擇熱情奔放的音樂，白色代表純潔，我會選與二胡角色相配合的優雅而內斂的曲目，將這兩種極端的風格融為一體。我之前沒有和傅貝怡正式一起演出過，但曾與馬林巴琴這種樂器合作小型音樂會，演奏改編過的日本民歌和中國傳統音樂，其實二胡和馬林巴琴的組合比較少見。」

傳統現代相結合

陳璧沁擅於將傳統音樂結合廣東現代音樂，將具有柔美抒情的胡琴音色增添香港時代情懷，多次演奏地道的廣東音樂及南音，也曾代表香港演藝學院及其他音樂團體到比利時、荷蘭、奧地利、德國等地擔任獨奏及合奏演出。她也曾多次與明星、舞蹈、戲曲和多媒體藝術家跨界演出，將二胡加入流行曲中，使其有了一份優雅的東方味道。她介紹道：「我最近的嘗試是將南音與舞蹈結合，並將如《打雀英雄傳》、《將軍令》這樣的廣東歌與 a cappella 重新合作，既保留本土特點又形式新穎，可以引起觀眾的興趣。」

在陳璧沁眼中，二胡雖然是傳統中樂的代表樂器之一，但它的可塑性很強，「可溫柔可巴嗲，扮人聲好似，也能模仿做到 Jazz 和 Blues 的滑音。」另一方面，香港是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大平台，各類專業的音樂家都可以尋求合作演出，很容易便做到音樂文化的交流。但是，作為粵語長片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廣東音樂的忠實愛好者，二胡的創新和西化並不是她的最終目的，「對我來

說，跨界合作演出並無界限，但最重要的還是傳統廣東音樂的傳承，創新的形式為吸引年輕人的興趣，當他們接受了之後，慢慢便會更深入地接觸原汁原味的廣東音樂。」

尊重音樂學童的選擇

香港土生土長的胡琴演奏家陳璧沁，6歲起便學習二胡，2004年考入香港演藝學院，師承高胡大師余其偉，並隨二胡大師黃安源研習深造。在香港演藝學院獲頒授音樂榮譽學士學位後，她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攻讀音樂文學碩士課程。她表示：「在演藝讀的是演奏，每日不停練琴，為我日後的演藝生涯打好基礎。當畢業後在社會上接觸到更多種類的音樂，我漸漸發現，音樂的範疇中要學的知識無窮無盡，即使我最熟悉的廣東音樂，其中也類別繁多。於是我選擇再讀碩士，其間讀了很多音樂相關的書籍，也選修了電影音樂、戲曲音樂等的科目，令自己眼界開闊，更主動地去吸收學習新知識。這兩年的經歷不止增加了我的音樂文化的認知，也提升了我的音樂涵養，對演奏有所幫助。」現時陳璧沁除演出外，也有開班授



陳璧沁曾參與「廣東音樂系列」粵樂集結號演出。

課，她坦言雖然香港的中樂受眾愈來愈多，但昔日學中樂的同學們仍普遍面對生計問題，有些已轉行，有些則全職授課不再表演，「政府對音樂會的資助僅佔小部分，相比之下，香港人喜歡買票看演唱會，舞台劇多過聽音樂會，僅靠賣票收入難以維持生活。」而談到音樂學童的情況時，她認為首先要請家長不要干涉孩子自己的選擇，「我們曾經在學校示範演出，很多家長見到小朋友走去聽二胡，會強行把他拉去小提琴旁邊。我希望小朋友學習一種樂器是真心喜歡的，當他們做好選擇卻難以堅持，才是家長應該干涉的時候。」她笑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